毛詩紬義

毛詩紬義卷三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鄘

柏舟

髧彼兩髦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說文無髧字引詩作紞彼兩髳紞字註云冕冠塞耳者臣鉉等月令俗別作髧非是然則紞狀下垂髦似之故曰兩髦之皃儀禮既夕篇云既殯主人脫髦註云髦之形象未聞內則註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正義謂傳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

未聞按鄭註禮時未見毛傳故云爾此詩箋引內則拂髦不言未聞蓋以毛傳爲然說文鬏云髮至眉也亦作髳與毛傳合許在鄭前鄭註經亦嘗引說文註記時偶有不照耳

實維我特傳云特匹也按爾疋釋詁敵匹也特與敵音義同秦風百夫之特傳云乃特百夫之德義亦當作匹敵說文敵仇也仇亦訓匹特乃牛名說文特朴特牛父也其特立之特古作犆禮王制一犆一祫穀梁傳犆言同時是也犆與直同玉藻鹿幦豹犆註云讀如直道而行之直是以韓詩我特作我直然註云相

當值也則義亦與匹敵同

牆有茨

序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
道也按春秋閔二年左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
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
夫人許穆夫人云云宣姜以齊女配伋宣公要之公
卒齊人豈肯使其女再爲淫僻之事昭伯衛之公子
何至齊人使之不可何至又强之生子五人非一乳
可畢卽使攣生亦須三載身爲國母而年年生子豈
有不棄之平林隘巷而公然舉之舉之矣四方流布

而宋許兩國又何肯以其女爲夫人也且烝是昭伯生是宣姜此五人者將以爲昭伯子乎爲宣姜子乎種種誣妄實難據信服虔以昭伯爲長庶爲伋之兄而史記衞世家則以伋爲宣公夫人夷姜之太子而昭伯黔牟皆其母弟初不言昭伯有烝于宣姜之事今以此詩觀之宣姜當日微有醜聲但事屬曖昧故詩人不欲宣露恐適足爲君之醜也序詩者據所傳聞以公子頑實之而生子事不敢筆之于書亦謂戴公文公自是昭伯子也其見勝左氏遠矣

中冓之言傳中冓內冓也中與內一耳而傳云然者說

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漢書梁共王傳云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冓在堂中顔註曰舍之交積材木蓋閨內隱奥之處毛意蓋指閨內之地言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僻之語箋云冓成則讀冓如構傳箋不同正義一之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正義未釋讀之所以爲抽顔師古匡謬正俗曰抽當爲籀籀讀也从竹擂聲櫡卽古抽字按說文籀讀書也如師古說是傳仍以讀訓讀也經文由道而詳由詳而讀上傳訓詳爲審此傳必不仍訓爲讀以調朝茁出之訓例之毛

直以讀作柚由聲之字如軸妯舳柚皆直六切此柚亦如之論語曰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文繹抽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曰紬音抽索隱引如淳曰抽徹舊書之事而次述之毛意謂其言不可抽繹而次述之耳文選陸機文賦云思乙乙其若抽李善註引方言曰乙抽也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强其出乙乙也乙訓抽亦爲出故箋以出申抽也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

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按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禮註不言副是編髮爲之註禮時未見毛傳此箋不易傳蓋以毛說爲然也傳云笄衡笄追師云追衡笄註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宋人因鄭此註衡笄分釋遂謂鄭衡笄爲二

物毛衡笄爲一物近人又以毛傳衡笄不過因追師
成文當以二物爲是又以此詩正義引鄭註惟祭服
有衡笄添一笄字刪去笄卷髮者一句爲非愚謂鄭
雖衡笄分釋未嘗以爲二物觀此傳衡笄箋不破之
其意可見正義不詳辨禮註與毛不殊是其疏畧而
引註作惟祭服有衡笄未可厚非也追師賈公彥釋
註曰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者以弁師王之笄
以玉故知后與王同用玉也據此則鄭言后與王同
用玉非謂衡與笄皆用玉也又曰云惟祭服有衡知
者見經后與九嬪以下別言明后與九嬪差別則衡

笄惟施于翟衣取此字當譌褕衣以下無衡矣又見桓二年哀伯云衮冕韍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並據男子之冕祭服而言明婦人之衡亦施于三翟矣故鄭云惟祭服有衡也又曰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者傳云衡紞紘綖與衡連明言紞爲衡設矣笄既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爲橫既垂之而又得爲橫者其笄言橫據在頭上橫貫爲橫此衡在副旁當耳據人身竪爲從此衡則爲橫其衡下乃以紞懸瑱也如賈疏言笄以橫施爲衡笄笄之垂者爲衡衡下以紞懸瑱極爲明晰故言衡卽有笄賈云衡笄

惟施于翟衣此詩正義云惟祭服有衡笄皆知鄭註言衡卽是衡笄也賈疏又曰云笄卷髮者鄭註喪服小記亦云笄帶所以自卷持如賈疏言則衡笄有帶以卷持頭上之髮鄭言笄亦卽衡笄也蓋笄有二一內則纚笄韜髮畢以笄約之卽簪也一衡笄施于副上言衡言笄言衡笄實卽一物故此箋不破傳也鄭司農釋衡笄云衡維持冠者引春秋傳衡紞紘綖以說之更不釋笄字可知衡卽爲笄康成云笄卷髮者卷與維持一也可知笄卽是衡

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正義謂以象骨飾服

按副笄六珈傳云笄飾之最盛此句是字正指上文故傳云所以爲飾象與褖同說文云褖飾也玉篇云褖首飾也然則象服即謂副笄六珈及所配之褘褘是畫衣亦得云象飾也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傳有子如是何謂不善乎序言衛夫人淫亂箋以宣公夫人惠公母實之毛傳無是也正義述毛云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爲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恐非毛意

玼兮玼兮釋文引說文云新色鮮也新臺有泚釋文云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兩引皆作新色不應皆誤今

本說文玼云玉色鮮也豈說文本作玉新色鮮歟
其之翟也傳褕翟闕翟羽飾衣也按王后服有三翟褘
衣亦稱褘狄褕翟闕翟也傳但舉褕闕不舉褘衣者以上
章言副笄有褘衣記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葛覃傳
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
君子是也褘衣祭服之最盛者已包在象服句中故
不復舉說文云褘謂畫袍褕翟羽飾衣也與毛傳合
然則三翟毛以褘衣爲畫衣褕闕爲羽飾衣傳意明
甚下章展衣正義推毛意曰褕翟闕翟羽飾衣則褘
衣亦羽飾衣褘衣以翬鳥羽褕翟以搖鳥羽闕翟次

褕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少耳褕闕用搖羽傳意或如此褘衣用翬羽未必然也鄭註司服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采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而象服是宜箋但云揄翟闕翟者因司服之文褘衣不稱翟此經亦但言翟故舉二翟明之順經爲解耳正義于此等處都無發明

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展字誤禮記作襢衣正義曰以衣服之字宜从衣故也又周禮司服展衣註云字當作襢襢之言亶亶誠也按說文𧝓丹縠衣也與毛傳合字本从衣展轉也二字各別

豈毛傳詩時字作襄後誤爲展乎然不應襢詩皆誤殆二字古本相通如鄭言則漢時又有襢字而說文無之玉篇云襢與襄同然則襢爲襄之或體說文襄字下偶失註或刊說文者誤脫也

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正義曰又解展衣之裏不恆以絺而云蒙彼縐絺者衣展衣者夏則裏之以縐絺作者因舉時事而言故云是紲袢也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按釋文冬衣云於旣反著也下裏衣同則裏云如字舊音吏如釋文

則箋原作冬衣展衣夏則裹衣緆絺極爲明順如今正義本則展衣二字爲不詞故孔以衣展衣者述之然究未若釋文之當也俗本云冬衣展衣無夏則裹衣緆絺六字誠誤若如釋文本孔亦當从之矣

邦之媛兮傳美女爲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媛助也按媛與援同說文媛云美女也人所援也从女从爰爰引也詩曰邦之媛兮是媛本訓援釋文云媛韓詩作援云取也取當作助爾雅正郭註云所以結好媛釋文本作好援註云援音媛本今作媛是媛援本通正義云毛爲援助君子鄭爲邦人依倚爲援助夫可以

援助君子則亦爲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矣似無庸
强爲分别

桑中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
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正義曰
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
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
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孔引此殆以桑間卽桑
中也序出于子夏傳至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而
獻王又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

樂記則其政散其民流實用序說衛于宣惠之世卽如此一傳至懿公爲狄所滅左氏春秋傳稱衛滅時衛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所謂民流者已驗據以說此經似得之矣然鄭註樂記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于此水出也又云桑間在濮陽南漢濮陽爲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及山東曹州府屬濮州地春秋時在河之南此詩當宣惠之世衛尙在河北桑中當在淇水左右雖地皆有桑而淇濮不可混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釋文云鷂鶉鳥殊混說文䧿雜屬雜䳺屬爾疋釋鳥鴽鴾母郭註曰鷂也青州呼鴾母邢疏云田鼠所化者也釋鳥又云鵽鶉其雄鵲牝痺郭註曰鶉鷂屬邢疏云鶉舊云蝦蟇所化者也說文爾疋二鳥別矣玉篇鷂云鷂鶉也鶉云鷂也顧野王混而同之釋文遂承其誤

奔奔禮記表記引作賁賁按說文奔从夭从賁省聲卉亦賁字易賁卦黄頴周易註作卉奔本以賁得聲故二字通左傳鶉之賁賁與焞軍奔協詩白駒賁然來思徐音奔今說文賁徐音彼義切非也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箋云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營制宫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正義曰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穀梁傳曰不言城衞衞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于其中營宫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在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工之時以秝較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正義泥城楚邱之文因謂作宫室亦

在正月故曲爲之說攷之春秋僖二年無閏正月而閒乃在元年十一月以元年經書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爲十月之十三日書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爲十二月之十九日上下合校而得十一月大己亥朔戊辰晦閏十一月大己巳朔戊戌晦僖五年正義亦曰杜長秝僖元年閏十一月僖五年閏十二月也元年閏十一月則小雪在十二月初大雪在十二月中冬至在二年正月初正月猶興土功是爲不時經于楚邱之城不書諸侯意實爲此但城在正月而文公之營建宮室則當在元年十二月初定星

昏中而小雪之時蓋文公在漕使人往營齊桓聞之乃合諸侯于次年正月城之耳閔二年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傳于此頭表元年則營建之事已隱括于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八字之中杜元凱註云文公于此年冬立元年下亦當註云文公于此年作楚宮乃合事實也

椅桐梓漆傳椅梓屬正義曰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又云定本椅梓屬無桐字于理是也如正義則所據本毛傳云椅桐

梓屬後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如原本

卜云其吉簍山川能說釋文鄭志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按述古文作術士喪禮云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詩日月報我不述釋文云述本亦作術文選註引韓詩曰報我不術禮記月令審端徑術註云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間有溝遂小溝也學記術有序註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是遂與述同如鄭後一說則遂與述皆當讀始銳切碩人

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所謂同者同于說也是亦讀襚爲始銳切也但碩人箋之襚本當作稅說文襚云衣死人也从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襚稅云贈終者衣被曰稅从衣兌聲是贈人衣被曰稅稅與說皆以兌爲聲故鄭云讀宜同矣

星言夙駕箋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按惠校相臺岳氏註疏本釋文引韓詩云星精也影宋本釋文引韓詩云星晴也精字疑誤當以晴爲是韓詩殆以星卽晴非訓星爲晴也晴說文作夝云雨而夜除星見也从夕

生聲徐鉉等曰今俗別作晴非是如說文雨而夜除
星見與箋義合則星當爲姓明矣
說于桑田箋文公于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
欲往爲詞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說字毛無
傳甘棠召伯所說傳說舍也釋文云本或作稅又作
脫同始銳反舍也此詩釋文云說于毛始銳反舍也
鄭如字詞說陸蓋依甘棠傳爲解也正義述經云汝
于雨止星見當爲早駕當乘之往詞說于桑田之野
以教民之稼穡合毛鄭而一之謂毛無傳故以箋述
碩人說于農郊毛亦無傳正義別而述之且云毛于

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
訓也而此詩不別何也
騋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傳嫌七
尺而牝者三千故加一與字釋之言騋卽有牡在內
正義曰七尺曰騋庾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按
釋文同定本亦云六尺以上說文云六尺爲驕七尺
爲騋八尺爲龍無以上二字今毛云六尺以上則仍
是騋也周官庾人註引爾雅云騋牝驪牡元駒褭驂
釋文云牝驪絕句牡元絕句蓋依檀弓註引爾疋騋
牝驪牡元絕句謂騋馬中牝驪色牡元色是騋中有

牝有牡也爾疋騋牝驪牡絕句郭註引此詩說文騋字下亦引詩曰騋牝驪牡爾疋本釋此詩則驪牡二字是釋騋牝亦言騋牝中有牡也箋以邦國六閑馬四種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三千已踰禮制特文公徙而能富故國人美之毛意則不必然矣序言百姓說之國家殷富自應兼君民言則國馬公馬俱有也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公馬以三百乘計之得千二百匹實二千四百九十六匹舉成數而云三千必知毛意如此者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經言說僞桑田適當春暮傳言牝馬則國馬公馬俱



游牝可知詩人見君民之馬俱放桑田之野阡陌成羣因極歎其畜產之蕃庶耳

僖二年城楚邱齊桓合諸侯城之也而此序云文公遷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然則齊桓當日雖合諸侯城之以封衛爲主未畢功而卽去城杞有闕卽其明徵直至文公遷後始自城之役不以時又爲德不卒故經譏焉子夏親承聖意特于此序著之紀其實也木瓜美桓也序亦但言救而封之不及城楚邱事序于此等處實足與春秋相發明

蝃蝀

序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經皆刺奔而序言止奔者由國人恥其事而自止故序推本文公能化其民韓詩序云刺奔女也猶是依經為說不及此序遠矣此與定之方中相鼠干旄序皆明著文公當年崇教化尚廉恥幾無異二南計文公元年下至秦始皇六年取朝歌徙衛君角于野王傳世有國四百一十年皆此數詩基之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傳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釋文云爾疋作螮蝀音同爾雅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郭註云俗名為

美人虹江東呼雩釋文云蝀詩作東是詩爲蝃東雅爲螮蝀郭註不引此詩殆謂詩雅各別正義謂字雖異而音實同良是爾疋邢疏云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按說文𧈬云籀文虹从申申電也電云陰陽激燿也據此則陰陽交而爲虹過則激而爲電故虹从電夫婦一陰陽也過禮則象應于天而色盛如電理有不誣者說文又云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然則屈曲如弓者爲霓申垂如大電者爲虹黃帝毋附寶夢大電繞北斗樞而生黃帝大電卽虹也

相鼠

人而無儀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按箋云云則傳儀字非威儀也說文云儀度也度卽法度書曰欲敗度縱敗禮無禮儀猶無禮度也傳合末章無禮而以闇昧之行總釋之據行事言也箋易爲威儀則止作容儀解正義遂經禮儀威儀混而一之

干旄

在浚之郊傳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言郊

外曰野畧爾疋之文按周官載師王畿五百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自百里至二百里爲甸地亦名爲州自二百里至三百里爲稍地亦名家邑大夫之采地也亦名爲野鄭司農註引司馬法三百里爲野是也自三百里至四百里爲縣地亦名小都卿之采地也自四百里至五百里爲畺地亦名大都公之采地及王子弟所食邑也而遂人掌邦之野鄭註云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則自二百里至五百里統稱野也傳言郊外曰野當如遂人據縣地言縣爲卿之采地卿亦大夫故傳謂世其官邑縣亦爲都故

下二章傳言下邑曰都城都城也正義謂約爾疋之文殆誤

載馳

序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正義曰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于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己志也定本集註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如正義云云正用有字校書者據定本集註改作又也按古有又通說文有从月又聲周毀敦云有婚于我家汝又惟小子有書作又又書作有是古有無之有義兼又又字依

說文乃左右之右此序以有字爲當未可以爲非也
春秋文十三年左傳鄭子家襄十九年左傳穆叔俱
賦載馳之四章服註以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
之意下四章爲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于外以下
別數爲四章正義謂其無所案據是矣而謂杜註并
賦四章以下爲然非也杜于文十三年註云四章以
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傳意若然則當
云賦四章以卒如襄二十年季武子賦棠棣之七章
以卒之例今云四章難言杜註之是矣況襄十九年
註云四章曰控于大國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

大國以自救助又以五章爲四章是杜氏且不能守其前說也愚按杜註兩岐皆以義取控于大國致有此失不知子家穆叔各賦四章特取采𧂐療疾之意初非并賦五章也服虔立首章杜以五章爲四章俱不可從

䙳爾不臧箋爾女女許人也卒章百爾所思箋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此鄭以爾當作女故云然說文爾云麗爾猶靡麗也从冂从㸚其孔㸚尒聲此與爽同意尒云詞之必然也从入八八象氣之分散汝云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从水女聲女云婦人也女

我之女當作女汝爾皆假借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傳願行衞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箋云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傳箋義別正義合而述之又釋箋云于時十二月也艸木巳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衞得于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按此是箋義觀鄭答趙商且及城楚邱則夫人思歸誠不必定于閔二年十二月矣傳義以經云言至于漕又云控于大國誰因誰極尚未有齊桓救衞之事序亦

但言露于漕邑則是閔二年十二月事月令仲秋勸民種麥說文云麥秋種厚薶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周十月種麥至十二月麥亦生矣傳云方盛長箋云未收刈較然有別未可牽合也

毛詩紬義卷四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衛

淇奧

綠竹猗猗釋文云韓詩作藩音徒沃反云藩萹筑也按說文藩水萹茿也茿云萹茿也二字異此艸生淇水之奧則是水萹茿經字當从韓詩作藩

有匪君子傳匪文章皃釋文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爲文章皃如正義云云不言匪與斐通則正義本正作斐字校

書者依釋文本而改之耳

充耳琇瑩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正義曰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說文作駹侯用瓚伯用將說文作埒鄭註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一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襍也案說文玉部瓚云三玉二石也从玉贊聲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雖許鄭說殊而自天子下則皆玉石並用鄘風諸侯夫人經言玉瑱是表其玉此詩武公侯爵經言琇瑩是表其石正義謂玉石襍者頁是但傳

諸侯二字非指侯爵當兼内外五等諸侯言之也說
詳齊風著篇釋文云琇說文作璓弋久反今說文徐
音息救切當从釋文
寛兮綽兮箋綽兮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于施
恩惠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
誤定本作仁按說文人云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儿
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說文仁訓親仁人也謂此
儿字是親愛人也禮中庸仁者人也鄭註云人也讀
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表記仁者人也
註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

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皆是説文儿字非人字也此
箋當作儿於施舍爲是俗本不誤

考槃

考槃在澗傳山夾水曰澗釋文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
墝埆之處也文選吳都賦長干延亙註引韓詩註曰
地下而黃曰干按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爽王肅云
山間澗水也詩斯干傳云干澗也干澗音義同韓詩
亦與毛不別曰墝埆曰地下而黃釋韓詩者失之也
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正義曰傳軸爲迪釋
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

也逐與軸古今字異按軸迪俱从由得聲音同者義
可通易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作逐
蘇林音迪是逐迪音同亦可與陸爲韻也

碩人

衣錦褧衣傳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箋云褧
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
尙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著鄭以玉藻禪爲絅而中
庸引此詩作絅故以褧爲禪衣正義釋傳但云襜亦
禪而在上不釋褧字按說文檾云枲屬引此詩作檾
又衣部褧云檾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襜云衣蔽

前傳意蓋謂錦衣之外加以枲屬之襜以蔽前而已示反古也說文褌衣不重也絅急引也箋訓褧爲襌則以單急之衣在途爲宜耳

巧笑倩兮傳倩好口輔正義引易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而非頰當矣但傳之口輔當作酺說文輔云人頰車也服虔左傳註云輔上頷車與牙相依則輔在口內與牙舌相近說文酺頰也頰面旁也笑皃之美在兩頰之旁故輔當作酺也

施罛濊濊傳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按濊濊馬融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則釋罛而已釋文引說文云凝流

也罛施于水水應彌散何緣得凝今本說文云凝流也河流盛大亦非一罛之所能礙韓詩云流皃得之蓋謂罛初落水與水濊濊俱流也得韓詩說而毛旨顯然矣

氓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傳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于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正義述毛云君子則好樂于己己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已爲夫所寵非禮耽樂故于嗟而戒已按序云美反正刺淫泆也毛以經上二章述氓誘女許之事至

此章以桑起興發爲正論正是反正之詞故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無與云者經述婦人自戒非國之賢者刺此婦人正義以箋述毛誤矣正義曰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詞故知國之賢者刺婦見誘而戒之下章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正義言我心于汝男子也不爲差貳而士何爲二三其行于已也士也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云云又作自相謂之詞前後矛盾自我徂爾以下亦當云賢者見其事而戒之乃合箋義

隰則有泮傳泮坡也正義曰以隰者下溼猶如澤故以

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如正義云云則傳是陂字釋文云坡本亦作陂北皮反亦引澤陂詩傳校書者遂據釋文本而改之當作陂爲當

信誓旦旦傳信誓旦旦然按說文引此詩作㥓㥓卽怛之或體疑毛傳詩時經字作㥓㥓故毛以旦旦釋之猶孟子云旦旦而伐也鄭箋詩時經字作旦旦則毛爲未釋其義故箋釋之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款誠也

竹竿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傳

云小水之源明與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者别故箋申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于君子之禮令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己不見答箋言相爲左右而已深得毛意水經淇水篇註以美溝合馬溝水入淇者爲肥泉又曰斯水卽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故衞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衞女思歸指以爲喻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爲左右也二溝非小水也以水所入爲左右非僅相左右而已也鄺氏辨編箳之非竹辨奥之非水名一遵舊說至此以泉源入淇又違毛鄭實不可从或謂淇泉左右鄺蓋以目驗知

之無論古今水道改流者多又安知毛鄭之非目驗
耶

芄蘭

芄蘭之支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正義述之亦同
釋文作恒蔓于地云本或作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
耳蓋蔓卽是延當依釋文本無延字爲當

童子佩韘傳韘玦也能射御則帶韘箋云韘之言沓所
以彄沓手指正義云鄭以禮無以韘爲玦者故易之
爲沓按說文韘云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
右巨指从韋枼聲詩曰童子佩韘許註與毛傳合韘

之爲玦信矣玉篇韘字註曰決也指沓也合玦沓而一之誤也

能不我甲傳甲狎也爾疋釋言同徐仙民音胡甲反則甲狎音義同也是以韓詩作狎書多方因甲于內亂正義云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于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均與此傳合傳直讀甲爲狎非訓狎而已也

河廣

序下箋云宋桓公夫人衞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正義曰左

傳云公子頑烝于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如孔言則正義本箋內文公之妹下有襄公之母四字校書者據定本而改之也當依原本爲是

一葦杭之傳渡也正義曰此假有渡者之詞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衞已在河南自衞適宋不渡河孔據箋襄公卽位夫人思宋而爲此說序傳則不必然矣序言宋襄公母歸于衞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無襄公卽位之文則生而卽出夫人之思

其子殆無日而不然矣傳以渡訓杭殆指適宋渡河史記年表宋桓公七年書取衛女文公弟二十二年當魯閔公二年衛始渡河廬漕計中間十六年夫人生襄公而出于衛尚在河北亦可此詩之作卽在其時故傳指實而言渡也

曾不容刀箋小船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柎之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故曰小船曰刀說文作𦪇𦪇小船也釋文云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𦪇並音刀如正義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有𦪇字今本說文舟部無之蓋陽冰校說文刪去耳

伯兮

杲杲出日、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文選阮嗣宗詠懷詩云、其雨怨朝陽李善註引此箋云、伯且、君子字、按上箋云、伯君子字也、此箋令無如李所引句、殆李誤記上箋而益一且字耳、

焉得諼艸傳諼艸令人忘憂釋文云諼本又作萱況爰反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蕿令人力呈反善忘亡向反又如字爾疋釋訓蕿字下釋文引此詩云焉得蕿艸毛傳云蕿艸令人善忘兩處陸俱作善忘

令本作忘憂非矣但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鄭箋詩時已作忘憂故箋申之如此正義述傳則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艸合三說校之从正義作令人善忘憂爲得也玉篇薆云令人善忘憂艸

有狐

序有狐刺時也衞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序不言何公之詩經內三言淇水則尚在河北也衞風十篇皆在武莊宣惠懿之世伯兮從王伐鄭有左傳可據竹竿思泉源淇水河廣思渡河向宋皆河淇閒之衞木瓜序言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雖詞兼懿戴實以懿

公殿之餘則序有明文編詩者特以此十篇爲朝歌之衞非無意也

木瓜

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正義曰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註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按此說良是說文瓊赤玉也琁云瓊或从旋省徐鉉等曰今與璿同說文璿美玉也引春秋左氏傳璿弁玉纓璿卽瓊字弁以玉飾令云璿弁是許亦以瓊爲玉之美名也二章報之以瓊瑤傳云瑤美玉釋文云說文云美石正義曰下章傳云

瓊瑤美石與釋文相合今本說文瑤云玉之美者从玉䍃聲引此詩與傳合而與釋文又異今就說文斷之自瑀字以下至瑤三十三字除琚字不言玉石餘皆石之次玉似玉不應瑤字又云玉之美者然則瑤爲美石釋文所引說文當不誤正義謂此傳爲美石當从之也

王

黍離

彼黍離離釋文離如字說文作䅬按今說文禾部無䅬字玉篇力支切長沙云禾把也廣韻云長沙人謂禾

二把爲稱如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有稱字註引此詩
陸乃得據以爲說也
此何人哉箋云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正義曰
何等人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爲不知而言何物人疾
之甚也按箋言何等人猶有不忍斥言之意故若爲
不知也者君臣之義也正義易爲何物人則極口肆
罵矣可謂失詞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佸傳會也上章云曷至此云會至而會也釋文
引韓詩云佸至也則與上曷至無別矣說文與毛傳

同

雞棲于桀傳雞棲于杙爲桀釋文作弋云本亦作杙按說文杙劉劉杙乃木名弋云檿也象折木衺銳著形从厂象物挂之也弋之从厂卽象雞棲之形傳字當从弋爾疋亦作弋爾疋又云檝謂之杙說文檝弋也檝杙之杙亦當作弋也桀爾疋作榤說文無榤字

君子陽陽

右招我由敖敖字傳無釋釋文云遊也陸殆以毛訓陶陶爲和樂則敖當是敖遊故訓遊耳箋云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于燕舞之位如箋則敖

是舞位說文有兩敖字放部敖云出遊也出部敖云遊也樂記說武樂云且夫武始而北出此當是出部之敖言舞者依行列而出故字从出

揚之水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按申者楚之北門而周之南蔽也東遷之初勢已寖熾非復宣王蠻荆來威之時以國家大計言之申自所當屯戍惟不撫其民而役之則雖公亦見爲私矣經三章皆述民情故序言屯戍母家而周人怨思耳

不與我戍甫傳甫諸姜也下章不與我戍許傳許諸姜也正義曰所戍惟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旣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按正義說似矣然尚未的史記秦本紀云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始皇本紀云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索隱曰世本作政又生于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爲榮故姓趙氏是秦之稱趙以趙城爲榮非僅以同姓嬴也申呂齊許之先止有一呂三

國皆以呂爲樂說文呂膂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國語帝祚四岳國賜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呂是呂即伯夷之國後漢劉昭郡國志云汝南郡新蔡縣有大呂亭故呂侯國也水經汝水篇酈註曰汝水又南逕新蔡縣故城南昔管蔡間王室放蔡叔而遷之其子胡能率德易行周公舉之爲魯卿士以見于王王命之以蔡中呂地也以奉叔度祀是爲蔡仲矣宋忠曰故名其地爲新蔡今史記宋忠註曰蔡侯胡徙新蔡王莽所謂新遷者也又下文青陂云陂東對大呂亭春秋外傳曰當成周時南有荆蠻中呂姜姓矣如

酈註中呂卽大呂亭說文郙云汝南上蔡亭郙卽甫
呂之改號是上蔡下蔡俱呂侯國周初以其地封蔡
叔父子則呂當先徙于南陽水經淯水篇酈註曰紫
溪又逕宛西呂城東史記曰呂尙先祖爲四岳佐禹
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故因氏爲呂尙也徐
廣史記音義曰呂在宛縣太公封齊而稱呂尙是齊
以呂爲榮也此南陽之呂後并于楚春秋成七年左
傳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卽此史記鄭世家云
鄦公惡鄭于楚徐廣曰鄦音許公許靈公也說文云
鄦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讀若

許許沖上說文解字書云大嶽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許于周初分封而呂叔稱呂是許亦以呂爲榮也崧高爲申伯而作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箋謂甫卽訓夏贖刑之甫侯當宣王時而遠舉穆王時甫侯以相況是申亦以呂爲榮也此經言戍申本其始封當曰呂書孔安國傳呂侯後爲甫侯故曰甫也許卽甫侯所封故又曰許傳于申曰姜姓國于甫許但曰諸姜不言國傳意直以甫許爲申非僅借言之而已

不流束蒲傳蒲艸也箋云蒲蒲柳釋文蒲如字孫毓云

蒲艸之聲不與戌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按許本作鄦說文从邑無聲說文霖豐也从林𣞤或說規模字从大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卌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艸繁無按此卽有無之無李陽冰謂不當加亾作𣞤則李本說文亾部無𣞤字矣而徐氏非之謂霖不加亾何以得爲有無之無因于亾部增𣞤字而于林部霖字橫加文甫切作庶艸蕃廡之廡非也無聲與蒲自協不必疑也

中谷有蓷

暵其乾矣傳暵菸皃陸艸生于谷中傷於水正義說文

云暵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暵乎火今正義本作莫熯乎火說文云菸萎也然則由于死而至于乾燥以暵爲菸也按正義經本作暵字故釋傳如此其實毛傳詩時經暵字當作灘說文灘云水濡而乾也引詩曰灘其乾矣然則毛云菸者尙未至于乾燥仍有濡潤之意如今俗語所謂潮矣說文訓與傳意爲近傳菸訓灘非訓暵也今本說文暵云乾也與正義所引亦異

兔爰

兔爰序言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毛傳惟于首章云政有緩有急用心之

不均經旨不過如此王箋始以無爲爲軍役之事百罹爲軍役之多憂百凶爲王構怨連禍之凶語皆曲與序應傳箋不同正義乃合而述之

葛藟

終遠兄弟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傳以經言父母是以王爲父母非與王爲兄弟也言我兄弟望王爲父母今王無恩施于待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欲我謂他人爲父母也箋云兄弟猶言族親顧序棄其九族爲說正義述經傳箋不別豈謂鄭同于毛乎

在河之漘傳漘水隒也上二章滸涘傳與爾疋說合釋

邱滑云夷上洒下不滑郭註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爲滑不發聲也是郭以涯訓滑也說文滸涘滑俱訓水厓此傳獨訓隒者說文隒崖也西京賦設切厓隒註引說文曰隒厓也然則傳云水隒仍是厓義正義引爾疋釋山重甗隒釋之義雖得通恐非傳意

采葛

彼采蕭兮傳蕭所以共祭祀正義依艸木疏以爲萩蒿謂卽生民取蕭祭脂郊特牲爇蕭合馨香之蕭按傳不言蕭爲何艸下泉苞蕭始云蕭蒿也亦不言是何種蒿爾疋蒿類多矣蕭萩依說文當作萩郭璞註云卽蒿又

蘩之醜秋爲蒿郭璞註云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名爲蒿邢疏謂蘩蕭莪之類然則毛訓蕭爲蒿尙是通名此傳竝不訓蒿固不可以意爲說也

大車

毳衣如菼傳菼鵻也以下傳璊赬也例之鵻言其色與中谷有蓷傳鵻也不同彼鵻亦作萑是言其艸也說文引此詩作䋎云帛騅色也騅當作鵻說文騅云馬蒼黑雜毛郭景純爾疋註云菼草色如鵻在青白之間鵻色青白故許以訓䋎毛以訓菼毳衣之色如之

也茭緅字異音義實通玉篇緅云今作茭緅是字通之証也釋言及註本作雅正義引作緅

毳衣如璊傳璊赬也正義曰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爲赬按今說文璊云玉赬色也从玉㒼聲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玉色如之而毛部𣮊字引此詩作毳衣如𣮊云以毳爲罽色如虋故謂之𣮊虋禾之赤苗也从毛㒼聲如說文則璊𣮊俱取與虋同色又同音正義引璊字之訓以釋傳自緣經字作璊卽如說文經字作𣮊傳訓爲赬亦得釋文引說文云以毳爲罽不引色如虋三句殆以𣮊璊異色邪

邱中有麻

彼留之子傳邱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艸木正義曰定本云邱中墝埆遠盡有麻麥艸木與俗本不同也如定本則埆下有遠字無之處二字墝埆遠疏不成句恐有訛脫孔已云與俗本不同作疏自當从之何以仍作墝埆之處也釋文云墝本亦作墽苦交反埆苦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从孫義而誤耳如釋文則定本當是墝遠之處然總不如墝埆之處爲安也

彼留之子箋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義曰此章留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留氏之子敎已是思

者與畱氏情親故云畱氏之子于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也非與其父爲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按子國爲子嗟之父則此之子爲子嗟之子故箋于彼畱之子云邱中有李又畱氏之子所治于此又云朋友之子箋意極明正義迂曲甚矣